

皇甫持正
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宋刊本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第壹卷

雜著

東遊賦

辭賦

公是

出址

壽張子辯

第貳卷

論序

凌虛清和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送丘處序

送孫生序

國史詩集序

第參卷

制策

制策一道

第肆卷

書

上李大夫書

答李生第一書

與李生第二書

論滙表書

答李生第五書

答劉彤質書

傷獨孤賦

明分

諭素

春心

悲波園子素

編年紀傳論

荀孟言性論

送簡師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送王應序

第五卷

記

朝陽樓記

校江縣南亭記

廬陵縣令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第六卷

碑銘

韓文公神道碑

韓文公墓銘

廬陵喬城寺碑

護國寺威師碑

祭柳子厚文

恨石銘

讓風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終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雜著

東遠賦

傷獨孤賦

辭賦

明分

公是

論素

出世

春心

壽顏子詩

悲汝南士表

東遠賦

歸去來兮辭 我以勤遊日月出入如忽然兮何東西
南興之悠悠懷遠矣以標宋幾途然而就周放巴鄲兮
結轡牽痛幽兮相執轡子謁於波瀾空子迹於陵丘來
默然兮無定往區區兮易求朝幸既去夫帝鄉越高華
而並河運淮水兮凌大江抵揚州之寄家豈年歲以不
居謂復更足於蓬壺曾不得暖床之席偏丹砂兮前
經餘時浩行兮月遠遶陸火嶺之義敦既脫身於冰嶺
咄咄義子雲汲彼美越之都府於滄溟之曲阿將霜耳
目兮又所東南數千里兮煙霞關馬曾街諸海親日麗
瀛洲靈轡內清霄海蒸淑潤安識歐陽城漢陰兮雲生
山過炎兮火出屋止逾月館城之東垣堤肩及庭無脛

容星下離星戶內冷風淅淅於欲起毒陰敗地使於降
水貴於王療渴者脂肩起庭者踵足眠發兮及覆坐
睨目兮奉局念暇宿之若狂望而居人兮誰實子毒篇

言出遊期於少蘇島東大戎咽水蒸衛狀兒群分頭角

萬殊渠股及舌虫登鬼腫面睜眼有睜眦遠行見人爲

異直愕不庭忽知阿側側言其喜腥騰騰濁澤吹斷雙

躬願僕眩然雙止入室何處出問何從冠帶不集言

詞不通筆果卒歲驚驚灑灑父朝避天火夕逃海風如河

君子樓連斯邦爾爾見兮無所辨辨爾兮誰與安讀書

之下韓古樂儒行之環堵苟吾道之無棄又何陋於斯

士顧言行之有虛雖靈美兮可與燕市屠狗隨人博徒

諸聖弄符忘氣化塵望見相識聞聲來趨時與追隨聊

寬債更望望泰兮雨紛紛夜月明而不見人情春幾於

江介夢綢繆於須臾公孫遊兮蓮勺居父曉兮燕樂一

困身於王者一固窮聖人思九州之博六胡自陷於

斯底盡歸來兮無告自恨

傷獨孤賦

傷獨孤者傷君子也蓋傷君子有道而無命也河南獨

孤申步勝冠錄進士博學宏辭登科與校教書不幸短

命無後其人君子也天厚之才而荷之年又主其家傷

哉余權知於君也久而切磨漸之益焉不幸倫愛所知

追想其人作貽傷之也

情逆者之日遠兮心隱悶而內傷顧來者之不可與期

兮云離嗣子之於公方思夫君之好惜兮金子載之相望

斷文章於六經兮儒林爲之有光何事業之始酣而志
力之方剛宜盛德之日新俾茲大而熾昌飛霜肅其早
零兮應修慘而不長微消燐以委絕兮還四氣之無常
謂明神正直方始吾以信然天眞善而聽卑兮吾人今
知其過之必夷夷而長久兮塞煩懷而歷茲思夫人兮
下泉雖爲芳蘭兮誰與佩之追往日之詞權兮曾伯思
而不離我不見其幾何兮於七日而及斯淅淅浪以相
接兮痛淋淋而不移謂陽光而巨燦兮速蔑爾其爲之
忽左右之欲欺兮若感懣兮虛懷懷玉音之清冷兮似
屬耳而依依嗟春規之若任方竟天地而長辭願一燕
而無孤兮更出涕而淋浪聞古人所改改兮貴身沒而
名存頻冉不登下壽兮門百里而驚尊齊景楚趙之君
非不富且貴兮人不得而稱之嗚呼貞古而固然兮子
何歎乎今人

辭賦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繒紳處士子嘗爲沈酒所惱因
作辭賦寄任山尹君君嗜此物亦以警言之辭
沈酒於酒有膏之七賢心遊於境境墮於煙六府漫漫
四支綿綿遠隨真淳陶和渾鮮適天地之闊大失宵火
之燒煎寂寂歸報復掛居若死灰行猶飄飄車塵
塵兮無傷首領滿兮不覺機發而動親交而與合文字
之淳味反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
萬四體之合宜歸一元而大字轉轉既散竹桂滋已百
慮森森七情粉殆風飄火變於考時鼓吹海鳥之聚選

顧皇有兮未幾蘇門子聞而笑之曰言於道其猶強難
欲彼至仁者兮之於天地根性命於塵無拂拔束散脫
欲彼至仁者兮之於天地根性命於塵無拂拔束散脫
也今乃假荒蕪之物沈耳目之機其解酒更憂憂然
中心不可捐外患生於時爲淪爲毒爲狂爲醉貴人
道陰陽及遠東平西警政乎有同身身病病而無
狼狼顧顧爲人大堪不得盡年王色弄裏曾不知都無
醉時使人困苦兮如茲

明分

天下之是非繁於人不應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孰
謂人君子小人是也明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
君子矣爲之無不見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
人之過爲嫉嫉譽人之善爲譽譽言已之光美嫉於亮
爲譽於天地爲言順則爲周公變則爲伊尹其心定
矣食歸一矣雖方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
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
爲數皆其譽人爲比周言已之光美於誇變則爲賊顧
則爲爲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
已所謂天下之是非繁於人不應於迹一於分不定於
所爲橫天絕絕古今人之所由
者二而已

公是

提次揚州其地向大江而負山往時城郭率於形勢以
是一州南其東向府縣室閭亦井凡居處舉即其向扭

於常不知向非也州有浮園初其爲素景以端之地以
縣之於一祠猶約南其正而居之中人爲偏焉子常
途往畢者其視自淮而南咸以不正白之於費不知甚
正也祠之人斷事者將固其志反其面焉余知其始焉
止之曰反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謂此疑也夫不惟固
之而又毀而問之甚矣周之道衰嘉瑞不至凡有於山
澤者皆鵲巢覆鹿也彼鵲巢生之故不祥必遭仲尼然
後知其爲也昔周之季也正者不作凡在天下者皆曲
枉曲也彼少正卯生之故反爲聞人必遭仲尼然後
知少正卯罪也向微仲尼則麟性而少正卯聞人乎今
無異詞矣今是州與祠其類倘有似焉則知直者寡而
枉者多矣費矣以枉者定之直者枉之亦宜矣必有
過而後公是爲慶無其過矣矣余不知也不果

論素

道遠遊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
遠則積焉耳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撫蘇後樊
師不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爲論一則武經相發
明其義符也故置於內者外必勝置不固者發不堅功
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用敵銳探實誠
微札秋羽必非一歲之扶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
安易之排拊淺關庸越無屬若類約試雖無良帛夫欲
利其道不若使其爲機之力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爲
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觀其華不若觀其實彼則
越趨於知士之門我則遠望于望賢之域披則巾車於

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園道發而後進業成而
後索以其勞於彼爲者勤於此以其背於路隅者勤於
家求集者聲門而街買我賤者深處而使僕者聘者自
容於觀瓶取賄者嫌扁於室影賴可薦而不應論吾之
不逢猶可責也不應包匪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
厲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陳安得不振橫行之略書不干
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辭無常軌言無
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譯其理數其微厥物而所
其致誦諒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
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此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
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熙公悉以
評之自熙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搜木校幹
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泰暑坐
天子而朝群臣許公之文如應建鼓擊鼙鐃磬崇牙
樹羽考以宮殿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
羽立甲延豆平野如雲如風有繼有虎聞然鼓之吁可
畏也賈常侍之文如尚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
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素負外之文則如金
舉玉輦離龍輦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骨節不飢獨孤
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豁整
然而略無和情雅德者避之揚雄州之文如長橋新構
鐵騎夜渡雄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
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臨風虎戶
滿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樂令人疎觀轉吏部之文

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激激浪汗流不滯然而施於
漣既或乘於用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春曉鶴
城亦足驚駭然而才力倍鮮曾思高遠故友沈諸議之
文則筆墨驚鴻波沒空碧紫蘭紫蘭兮揚鞭驅筆
秀擢而能沛文陸原其定握珠璣香組弱者不可一
而犯矣若數公者國傳符於文章或受命於神功或鳳
著詞林或虎踞文苑或稅轡南孟獲橫非揚皆一時之
一握之舊也而驟以駁議之言動予之志誠未嘗也遂
覽意隨前解駁駁駁力行特厚之儒環達先難後獲
之通理將為勇退真勇進也斯同尚矣予既信余之不
欺余亦實予之不忽因源流導渠而列論焉

出世

世當為大文夫陶鶴離出泥塗四散號咷極無間理
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八區經泰山絕
大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天之門直指南
所居群仙來迎塞天衢鳳凰為築金輿皆聲嘈嘈南
太虛肯飲食兮照周御食之不飲飲不盡使人不悶復
不慮且且押玉皇夜夜御天妹當御者幾人百十為翻
宛宛舒舒及不自知消體化骨盡明湛湛無色箇箇帝
滿散而散漫然虛無翁然復揮揮之而舞精神如太
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為琅玕五臟為瑤瑤顯如芙蓉頂
為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漫為朕下顧人間圓蓋繞

春心

善頌子辭

恨不乘兮何鄉江之上兮山之陽日遲遲兮正春草其
茸兮既見美人兮未可以求乘起兮此時山原洞
兮遙望幾千里兮清芳非山榮艷以四周溪澗浸兮數
支花思林兮皆烟石水光搖蕩兮煙波寂寂鳴響兮聲
急鳥孤遊兮不歸顧馳逐而紛煩非余心之所希欲淹
留以俯仰非余心之所境宜目兮思思傷心兮感感而
桃李兮有賄意不遂兮天之匪愛韶妍之悅澤懼日夕
之差池春兮春兮易來之遲而去速使余急急以傷悲
土與水火風為千品萬殊大凡大虛之中形而有者皆
主於上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
奏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神米醴難之於應龍難殊大
小必質四者其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四不動焉
四四者能質不能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走為其屬不合
于是為知若神若木若金石若石為其屬不合最為靈者
人知之知為心之知為神人之生者質于土風水火之
火而心主焉其于死也氣旋于虛而反于土風水火之
性各旋其所質之化也謂知交旋而立豈不愚甚矣昧
所以知者虛而靈虛而靈其不可無為也如其質也游
冥而化遷者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澆而濁者不存存
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愚
受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聖其誘是能以照天下之
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名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天下之
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於瓏兮太虛

之中動而合則爲之主仲丘順而安則必始於天地靈而結者雖其質也在樸兮太虛之中轉而合于有則爲禽爲獸其於人也爲愚爲凡於草木有無所不爲矣雖言少安得于理惟是言則彭祖天籟子壽壽既爲較比干爲終

悲汝南子祭

汝南周子祭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也京師將寒五經秋及秋見無詔東還冬及宋閏月丁亥而死夫大寒大雪人不覺前曉不覺其寒之聲與死之聲相契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其側友人安定皇甫湜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之渾沌無端誰開關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禍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禍夷死何情謂惡之禍臨死何肥何蘭閣之死金玉其鑒何鑒之死于足不賈孰主張其事而爾爾其數矣且高地且瘞鬼神之形幽散問何語哉曰來吾語汝夫有正理必有理塗情者常不足從者常有餘有餘常量不足常極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者美指物以復子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其厥風風不下而難滿家家何草木不支盡野而涉何壘不龍盡水而蝦非情有理少而喪者理牙蘭素何先施者何難主何爲而陳石何故而頑衣冠何覺我欲何審何轉而惟何鶴而軒彼父邪母邪天兮人兮已焉哉讀之何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論序

夷惠清和論

編年紀傳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孟荀言性論

送王儒序

送簡師序

送孫生序

送王隱序

顧況詩集序

夷惠清和論

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辟其身降其志不羞污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和若校之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之下是非天下之非出聖人之域不敢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之謂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桀餓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若即而評處在於清和互有短長請列而辯之彼伯夷者獨標表不減蹈周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嶽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汎發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濬物之義豈止未暇亦將有妨焉

若柳下惠簪已以求利物聚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
桓晉道是存靈嚴壁同河漢不難此其所長也至於無
道則亂亂邦不居而欲盜泉食人粟盡微物之迹近實
身之仁人君子所不由失則清和之用與與奪功雖的
然清之流緒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自戴子僅食夫
惡人耻且與人之所難為者也而之迹疑於往而欲於
今使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眾人之所易
為者也類曰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
身夫然則士之率性筋節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
中庸為素尚力苟不足軍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
不可準則若漢並帝辯以矯倖為心不得已願附清者

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
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揚古法紀傳頗
漫不如編年遂以為合聖人之製者以心不以迹得良
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繁於時之所宜才之
長者耳何常之有矣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
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
論不足以析堅極亂不足以杜無窮難為紀傳編年時
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以秦以呂以接
之亦以歷年不可中截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
意將以包該事近參貫結言雖悉百代之功成就一家
之說必新制度然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

率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序事是以多闕載多曉文
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
外傳尚有尚書之傳之外又為國語何復有左史於右合
外傳於內或故合之則繁雜之則異制之則闕于長病
其然也於是草庵典開前經為紀為傳為表為本首尾
具叙述表裏相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
代以重八千幾歷千其間賢人率肩史目繼踵權今古
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體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
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豈有
以他雄荀氏為僕紀裴氏為宋略雖欲復古昔為編年
然其善語嘉言細筆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
明則其密滿得矣文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
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敘選固直如南重亦無上矣
儻捨源而事流并意而微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
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
其書何如哉

東晉元魏帝正閏論

王者受命于天作王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
下之位一天下之心雖傳之荒萬傳之弊以範羣者也
禁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三周兼六國以
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明以隆或以
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取授如貴於始可明殊殊厥
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
可知百王既通行異代異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

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天祖上之此耿擧唐之徒崇
王之滅戲平王之遷或其事同其義一失而拓跋氏種
實幽敗來自幽代實有先王之桑梓目為中國之位號
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神祚已無所傳而性之著書
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謂晉可謂天之遠矣或曰元
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
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稅用夷禮祀即夷矣子
屈九夷夷不陋矣沐紇之北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迂
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收歸禮樂
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忘其強暴虐此中夏斬
伐之地雖大無餘驅士女為肉離季之我殺指衣冠為
芻狗達其害則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
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果而
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湯姓更法附無以
失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
興衰雖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梁
陳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齊無容於言况隋兼江
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
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豈於
南元閏於此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孟荀言性論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
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
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

神靈幼而拘係又王在母不憂莊師不煩后稷不并不
鳩克岐克舉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
易牙輔之則亂子夏由見鄭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
謂中人矣越椒之生能虎之狀叔魚之生溪鱓之心謂
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精粹善乎或有生而善者
得精粹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
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
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
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不至明有所不周
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
亦殊絕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則隱
之心人有之是非之心人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
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鳥是勸人沐心源
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卑長智於教然後
知鳥人之幼不知禮讓長智於教然後知鳥是勸人點
嗜慾求良善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求根故
曰二子之說殊越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
心以人之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
性皆如桀紂則不及有斯勉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
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動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乎

送丘儒序

吾居河陰丘生駿門請曰儒貴求知子雖自露願以是
非賜決語其學如荷頃之富饒其文如清湖之樂觀其
刻意厲行如李商鞅之法而懷素刑書驚而與之游踰

年將闕其歲於洛下吾遂來遊洛下輸之曰子知市乎
懷見至以之名都之肆未有而不售者也擊而之三家
之聖未有不盜而因矣子將安費哉京師買才而也一
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
持其有以性未有不戒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
者稀爲一不知爲一相接自愛而爲黑倒上而爲下吾
末如之何也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醜酒而頹之
曰謹持貞王以往之都司可矣曰諾乃敘其行

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
心不以其形者邪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
服而其知雖未萌於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
朝服環溺於淫怪之說以教於倫者邪嗚呼師吾獨賢
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敗潮州浮圖之士懼快以升
師獨憤起訪于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蛟山鱗水萬里
之險毒將領得進拜而之死可者嗚呼悲夫吾鮮而不
得倡師以馳

送孫生序

浮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有而此其所崇奉乃公
卿大夫野益謀人益勸教益頹天下將焉而始渾然自
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於厚
夜曉然於大群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獨備補入
肝膈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爲斷幾幾萬一悟主救人者
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道除古刑女言也

能移高山一簣願也彼嚴厲雖賢地其無足憂乎西江
之涯值生盡出其說以爲擊而見余亦就非異之乃酌
其言

送王膠序

始漫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爲王膠又從其膠
名之不凡然宋之論不忍而閉諸膠乃雜百膠之爲言
備牢固也膠稱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
利遷折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之利遷折固吾心與吾交
猶懼解曉病瘳之時忽然而忘之故以膠自名故吾冠
次頓沛突居夜間口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主舉進
士尤輕其流儻然與之化禮書紳銘坐之意跡故以
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爲膠又悅其
言誠意身又從其與吾輩同遠大挽之微其文章乃出
墨百篇其歌詩高處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向然後
吾於膠見其才之全其爲人之成也今特即贈以余之
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叙以生之

顧況詩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交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筆亭清
曉與虎立天生諸佛寺釣鰲秀絕君出其中間翕清輕
以爲佳結冷汰以爲質鳴鐘錄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
敏發踴厲往往老拳大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言君
所能及衆爲快也李太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言君
字通翰臨況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豈徒稱言公
於江南爲判官驟成其絕落不續入佐君作不能養

爲服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屣無復其意起居於陸

山底輒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是以童子見君揚州

孝廉寺君披美袍白絹綰頭時子時飲酒兩立望之

真白主振驚也既推歡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及

見三十年於茲矣知肯之厚易登忘諸去年從丞相涼

公襄陽有白願非熊生者在門部之即君之子也出君

之詩集二十卷以示余按之亦公適移在宣武軍東發

歸洛陽詰而未刻念又於矣生來處文乃題其集之首

爲序

皇清詩正文集卷第二

皇清詩正文集卷第三

策

制策一道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禮上聖之姿和太宰之時猶
權理之未至也未貴以致用猶權動之不中也咨諫以
聞過矧惟寡昧傳受多福思負荷之重審風波之虞求
賢咨諫言敢息至若窮神知化以藏其德經武備文
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自達聰周閱聽之
表斯風波之所至也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自中
代以遠求理者繼作皆憲甚或囑而効難彰明莫不欲
還朴厚而懷風常莫不欲遵儉約而修物常莫不欲
遠小人而巧諛常莫不欲近莊士而忠宣常莫不欲
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備莫不欲禁人爲非而抵
冒常不忌其所惡無無根源委自近艱仍數大澤霜
露所臨露濡公同謙假職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
過田租以厚農澤益國學以振儒風實廉職以振維綱
備衆官以序賢俊庶幾先志臻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
輸勞者未以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王事
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報於爵食屬於法者無
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道不
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微失乎時
聞嘉言無或陳諫諍之受田有輕制漢之受田有恒數
今疆圉相接半爲豪家亦庸無依事是編戶本於交易
馬牛富以卑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

術如何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追次而庸察才非錯綜而漏知不必文采為輕重而事可進退不以資考為輕重而更有庸賢庸賢矯枉過正良規何方可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濟群生仁來莊嚴於廟訓而有據設於當代而勇從勿振勿并以祿展意

臣對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為虛策乎將以深其實効乎以為虛策則後之稱誦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微實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往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特之如是也夫王者其隨如天其威如神以聘問先之以禮以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儲恐瀟瀟起而不得盡其懷況乎坐之增庭試以文字奉曲俯仰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跡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說又鬱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又煩而不得通矣陛下惜一賜臣答足比地於見旅之前使得數數之手捧而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竊重間粗竭愚情備陛下懷察其志而寬其諫賜之異日之聞而卒其說則覆瓿之下形氣之坐執不啻甚於覆瓿曰盡聞言之今主上聖之空御六席之時借權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謀以問過知惟求味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憂風波之虞求賢諮議謹敢息息

至若窮神知化以威其德經武緯文以本其業者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慶周旋之表斯日夜之所至子大夫將何以匡達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切至也臣聞堯舜有天下為已憂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切至也事之成也必在教之其失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戒忽忽為國之經而不志夙夜求賢求諫延及微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試以正教崇業則兵官重文以經我朝明則北必行以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讒者已降表文之法蹈周漢已前盛明之禮斯者古會極之方也臣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非近習之權按進周行之膏腴斯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者非爵之斷非爵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唯正之供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傷風常足以助聰覽左右之臣既如提矣而口與公卿大夫議論政事吏書其學官徵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諱而謗焉濟濟多士為之股肱起起武夫為之爪牙茲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奉朝請以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謀未知為陛下出納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侍從屈於游談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赦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排何疾如之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夫商賈賄賂之微偏險之

徒卑隸之職豈可使之掌主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壯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讓官史官待臣之辭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年相與論義理有位於朝者感引而進之退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釋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理不足乎刑不足乎指人不足而財不足賈陽虞成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難乎親聽一表有所不同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其惑獨而効難章明貴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雖莫不欲近壯士而虐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厲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是其所謬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詔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政執履其信總已及物自誠而明此其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載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圖其意而事實不符此其所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遠風常角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官非食飲珠寶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壯士而惡嚅口之虛所以忠直常疎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殖廉厲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制不

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諛盛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一皆反之其初可立彰明矣制策曰委官近職仍激大澤霜露所降陰陽漸布而漸解職以專人心自茲役以賣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其國學以振勵國管厥職以補網維翰泉官以厚賢後庶幾先志臻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農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難未較於於食焉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尤以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行間嘉言無或隱諱者自以陛下謙猷而政行未聞正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政行華盛在明賞罰不在滯滯穢也故實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惡而趨善矣實當功罰當罪天下鋒然避罪而起功則人自為理而上庶為矣此舜之所以利天下也夫實罰者報也賞之失報罰之不當各助甚焉伏見兵興以來開疆拓土與舊將帥之臣借跡於使令定官員而奏請名器輕於王莽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新徵月以千數連年累耗未聞有一氣絀而以千朝者未聞有一個人而辭于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皋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縣州府各自為制所送則專執為常廢則則自生恩意意欲人知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况乎賦役之不惜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

不沮欲人政行其威雖爲雖源其後繼實難矣法而已
又何爲也伏惟陛下法用賞賚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勳
實盡用刑刑必當罰則天下之罪過矣獲人而在之則
德懷不悅備人而散則陳雖自生如是則所政其行無
所據其殺矣又何足憂之陛下省撫按而輸勞者未文
小惠未備而有司長吏或墮而米鹽政故也若陛下嘉
而循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費勞者何憂乎宋文陛下
蠲田租以厚農墾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稀少而費者猶
多故也商乘墾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饑行而厚祿
情過無爲而取資勞苦煩苛終歲死在墾刑死而爲農
者亦處亦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濟之法百端
情踴躍長吏自爲之政乎若均工固老穉之勞隱輕田
野布帛之征稅調懷柔之威威集防之兵則耕者如雲
積若山矣自請再爲陛下下霜言之夫賤珍奇之貨斥靡
侈之飾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
教不煩則釋老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憂慮者豈
非以兵乎使挽之厚人之盛而不可獨傷者豈非以閭
閻乎今具東宋乎邊備未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就
其功則莫若威懷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在者亦寡
已惜矣以國權位行賄以結恩澤因循固陋保持舊員
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事乎今若將加申今使之
飲關關奉出之財去磨活負販之費則十分之事
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爲若少而後損乎又若州府
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設其給以量其幾今若核其名

實制以文法則五分又省其六矣夫衆之虐易若衆之
實乎一則以強兵一則以寬鄉若江淮州郡遠寇戎蜀
情平自非具使令備條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
猶蕩通懸然後復長吏曲如按撫不四三年而家給
人和則積暴不作職欽自均至理而外乎矣尚何虞於
人猶親食乎陛下蓋國以振備風而徵言猶德者蓋其
所由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
變其法則可以除其弊矣陛下督嚴職以補維綱而立
事之績未紀於臨工者實有司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
法易而不行諫諍之巨備莫不聞其聲彈察之巨塞詔
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偷令苟容持祿養交爲親戚計
遷降領傳籍而亡與利之巨專以聚歛計數爲務共理
之吏專以附上下爲功習而爲常漸以成俗漸異而
圭角者悔悟立及和光而滯泥者實貴立顯雖陛下焦
勞聰明如此之切至將何益爲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
法使居是官理是人未是法者必有名績然後許遷轉
考功之殿景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月進不能者
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齊焉紀述之不暇矣陛下脩
眾官以厚貴後而之才之嘆未輟於飲食日在上者過
之太亟在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
猶以爲多曲輸直補各適於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
曰幽昧者凡陋而不才可拔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
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筆而不實勤績者則懼朴而寡
能寇蓋之族則以爲因依敬職之人則以爲踰險上求

之愈切下獄之禍網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寔頭乏抑
刻之如是哉不能如積薪薪在下一朝而將犯之禍殆
大夫之官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德彙或
一時趨避或奔竄四遷以是為過當然耳是往進之門
常開而大夫之官天子之禮當益著豈六人迭居持之
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
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之人因循如是耳
伏惟陛下申勅朝廷州府令無歲各舉所知雖部於計
附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科以不次位遇以非
常恩不得其人則必行駁罰以懲庸闇則周之以寧棄
之可封坐而致笑之才之歎何有於聖朝哉陛下謂
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
先大者由有司浸更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
目伏見敕令節文周備誠恐空文虛聲滋於視聽而實
功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聖德不宜天澤不亦難陛下
竊竊思理宰相變動率職又何為也夫道直其技必正
其根柢是乃根也別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
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
下正綱以張萬目登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
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乎實效詭將矣由是
罪臣制集白周之矣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
畝相按半為家私流庸無恆率是編戶不交交易焉奪
富而單貧將欲因循自損多而益寡歟於中道其術如
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

桀之紂周之幽厲并田法非士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
玄宗并田法非儒也而天下大理矣身雖開元之弊不
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聽者朝廷正法令行人之吏得以
開一吏之犯得以蔽由此致也豈不憂之成則
田自均人自歸而天下固然矣豈待開美而事為乎
與其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人苟失職徒妨其制
更其業擾人然而已耳制集白取人雖失行不必文求
命官雖其才不空資然則行非虛矣而條察才非錯
綜而痛知不以文求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考為
輕準而吏有條實通權枉渴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
文字記讀為法其業幾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字而
進者往往犯茲職矣舉賢以成其弊也較元以選版圖
斷壞所在游寄其始從來以惟物天下人士未歸者一
皆復實顧留者則令著籍致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
子弟長育其德自鄉外之縣自縣外之州自州外之體
部公卿子養長子京輩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清
司即是釋其壯老發言舉能而用該取人之急務伏惟
陛下裁之若實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其隆之常調者
庸實實能之士則行且擢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
實必有罰焉可也制集白何方可行古氣來自梓何
施可以壽群生仁取性機於剛剛而有機設於簡代而
易從勿損勿升以稱朕意者且聞古者山耕蠶桑皆有
時禁動作之為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履
生之類莫不壽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獲胎數卵

唐仁祐和而華胡吳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
居於蕃者而於蕃者亦無異矣伏惟陛下勤遠月
今前朝可獲之文也事緒明義當以爲後之道也施之
而不已報之而不恒則帝皇之志於今日矣且謹對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四

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論進奉書

荅李生第一書

荅李生第二書

荅李生第三書

荅劉野黃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既放皇皇出其家濟其
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二事哉爲學道而求知也
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錄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
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聖如仲尼
窮死而道也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
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
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其在位者居
高而隱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舉勢不同出處相懸故
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
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漢自魯聖
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特士之分以
垂簾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臺末而已上下相疑波
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卓識智與愚相
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搜獲備舉之而無語切以閣
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

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沉潛液澤博之天下汪洋喧闐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竊閣下之深尚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淺微察其詞觀其旨而不錄其筆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子犯左右謹懷于旌門之前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受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宜兩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宗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優賦之收寧藉貽定人識所出吏難為盡進奉既無度程矣知紀極恣橫徵發因賜賜私駭陛下赤子措之不在之地傍君之嗜欲惑君之聰明實矣竊之內藏之寶也臣雖執知陛下上聖之實深仁之理凡受弊何如後嗣乎中之主由此而惕儉德萌後心何難漢有少府水衡管推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王之用不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閭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歛有常財用無虧德義之根源除政之批疊全大弊與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貪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曹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度必沒于私室伏

請每使當能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窮以代遇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閑藏送待無散散漫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大伸於用矣

答李生第一書

厚書適踵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相書其愚為足下答李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而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鼓鬪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辨矣孔子饒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辭聲病之文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同高張利祿海威聚者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斤可乎故耻之不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滿足也寧能自信其善哉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學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沛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

復不能盡不宜弄拜

第三書

提自時論所以難在詢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壑不遷於未則陽而失其墳既無體實與相管何所得哉始與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及參正流為學與生說先牛馬以說駘而云也生以無傷於正體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无咎不一本有咎猶涉故免亦曰咎自咎不可咎人交曰并生以凡目之當是讀書未熟自便之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當兩也所以千年聖而後比肩也生言天象邪象非常者皆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蓋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是災數天所常縣牛渡馬動地所常有足尚乎生何望生以松栢不斲此文豈不知斲也凡此必於其倫松栢可比即櫟不可比文章大人康樂君子約變此文豈比也有以爲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引茅屋越席易補漢公黃之用可乎生云奇與務作者何別在所爲爾讀者之於實生爲易矣試爲僕作難者視如何相如物理也悉生乃不能非不爲也楚詞史記太玄之不朽也豈爲齊魯楚乎哉如鳥驚鳴啾啾聲便已人如不聞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學多言之也易數多奇起少隨易之大按詩之易如齊魯楚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兼有之夫讀周述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也生云知難而退爲謹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也生取美等異生

師感之何哉生之師且感叔父生卷中文能兼包天地耶此不遜佛之言吾不信也詩數伯之譽伯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目之聽過於以時求識也詩人尚不聞得罪生何謂之深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生捧書相干宜有咎也又再三讀讀則不告也釋之復張籍書曰頑然不省者賴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童蒙之固將無所得生易之而已

本劉對質書

提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宋成廟繼二年以不賦復損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且夫以方難獲繼而來疾驅此難抵見其坎輻机机輒款而來不安示見其能取一也退自惟其初未通人事謂之得失成爲在已始來須與眼中殆無入而心曠然謂其天下公議可抵而損也律身以古人而不知時凡所出行動與今度謂其所聞見可揭而行也是以矜勢自累窮辱不能反轉其心乃于吾子三天知是可以怨天尤人耶罪時邪駭構耶及僕耶無所歸咎乃幡然復故即日裝發象最而歸將復息是館陰于數畝求絕等人之望出潼關歷峽游洛嶺河而東一路逢識交爲道所隔者其疎者口余親者固余戚以爲年未勝冠當效力於名達蹠心於取進而遽以行止爲論是爲能薄爲太早計謀進而難退而不能以爲年之少得失未可知不當遽歸向言止那則顏子當與聖進不宜退安一室閑而樂也然而顏子安之者時也以爲老而得忘然常止邪則太公

當臨終伏死不復出囑後而于文王也然而太公于文王者時也夫行止何哉說不先其時而已矣又有以榮為勸者是不然以所聞力得之頃在於我者也故不由其適矣雖為而實為辱也其觀者道何如哉必當實然遂樂是樂而樂之君當與之樂而樂之不得為榮者倚勸動天地矣且今之取進者曲奉折人非以為榮疾也卑拜拜以為辱矣雖樂以拘絀細計勝門室之辭釣色適之欲以入其身必見以為恭低顏以為慮且悅其所為為鳥必以在乎群羊點其口而止蓬其外而足理吾盡知之矣然而宋言通吾盡知之矣然而宋行又不可以為深淺淺便且不一其所為為鳥必以行道上接之聲與力技與勢盡而果來附榮而後厚顏然不知羞慚然如困自之其所為然也且其已行道之人常其懷類定其交際身不以形勢為口不以觀望為行持其拂心言苦而倒耳是之則愛非之則辭其道所存失順人之與拂人也豈不懸哉必怒其所為矣在於群羊之秀出公畏所加識之高下自指所求動而正則枉者嫉為而是則非者形點則指忌云則不合如是而求志之得道之光德之貴名之白譽之充難矣固當大磨而末通密塞而無歸浪滂而不救亦其所為然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傳曰見陵而能止者知矣哉因則知藥病則思及父之後園分懼其為所為及也行當持手于節樹貴利湖江殺土絲麻而為道遠溫飽期不味其所以為心而已自外皆休請矣人以為如何也夫窮與

達非期相反皆繫於所遭今達而光吾師高舉閭第而獨其妻吾師顏子窮矣天下與其道以錄於諸侯以全仁義吾師仲丘古聖人迹之得失可得殊未全聞故泰其心以改其樂也故士無遇不過視其時當其道不失其已百經極當特重生之貴乃賦士不遇司馬廷而又從而悲之離羣之文又大於哀自非通聖人必有偏而不超之故耳比在城海畔而觀其相知心者不二其辭固而巳是以懷遠而難說意氣不得出今又遠去江南若懷點點將懷無復故出與何處懷指而實言之不慙亦達子之故也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四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五

記

朔陽樓記

扶江縣南亭記

廬陵縣令廬登記

吉州刺史廬登記

臨江府參軍廬登記

朔陽樓記

朔陽樓記

廬南屬州以百數詔州為大其地高其風清南枕之所
同黃朝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閭閻水煩人創吏
浸田畝黃而不望城郭卒而不責時唯李君至臺詔而宋
一年相洽二年排治三年大成顧郡之域制狹而專門
瞻狀高庭除秋後秋之對雨沉氣乃上暑之輝燦清風
不下人懷吏盡無諸侯於是傍傍人利業可為之時
端景相與土廣才輕舊未幾與就樂然開豐崇高
明朗無欺盡飾沈沈主白致積陰於夕陽散溫珍為
洋風公庭若虛矣天若秋茲為觀其政優優登親教
容嘉有旨酒為事其樂與樂朱衡旅極君子攸序
飛騰雲其君子收磨乃及月春乃擇清辰宴宜既陳賓
家有容蕭蕭黃黃聲以止天地若開山川如新原隰
成大雲霓相凌騰連日於天涯戴一境於階端四坐洗
然若夜行之離于光顯頌之脫于身舉夕皆下嘿然滿
足以其直域之吏自為朔陽詩之風凰鳴矣于彼朔陽

前代之良二千石若東萊嶺川是為威集茲樓何以樹
瞻竹列高梧美食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巳屈
以事高不心堅以早遠風池其管聲聲清用明用嚴之拜
日月以數嗣而居者致遠請標瞻克於將來

扶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 疾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載聽辭細
人增構之責移南康移治扶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
新南亭以適職懷南湖水枕大驛路地取高敞四望生
平青 莎白粉松作綠蓮立艾園蔽襲梁宋華接翠綠
繁華春燭史湖穿竹渠鳴柳柳潛魚歷歷在鏡鏡現淨
為白赤洗翅窺與顧顧霞煙旦夕新舞為噴噴帝德
青錦令君轉望追遙湖上令君愛焉夜歌未已其民日
列竹遊成群使僕數驚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實家室
不助適我而能應泉鳴呼是乃仁術也豈宜目觀而已
乎人知韋若是也多借以赤刀劬小創異日賦政千里
想我曠揚言知其辭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作記刻于
茲石以圖永久

吉州廬陵縣令廬登記

在易之次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
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其所難為與使
縣相百宜矣或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賦山賈
江扼鎮之衝材竹鐵石之賄德皆靡歸屬之富聚土沃
多稼散粒判揚故官人率以貪欺今日兩彭州新街祇
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照煩煩易易生凡事難專

故愈不理近年有盜劉罷獄賦發斯其人益訛其陰陽以云匿石經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盜訟之俗不獲辨之除雖使李井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僕爲之要通得良二千石俾專其政而吏其材居未奔奔於一郡張拘拘以奉上眼照以字民劉繁決刺以通致獲劉其黨以沉澗清白之操毅然施願便安之語流而遠聞宣奉其卓卓以勤沮勸縣之故胥令將之邑佐投敏敏義結具車航千里拜君以讓却之單境赴官則吏皆廉潔之故胥令始至取價美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拱衛衆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誠從嚴吏家對懸民戶政秋夏之稅先期而集有過以容不逮與廉以勸不修爲魁而幸頌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者日而治以律錄雖枯而恩沃以家飲救溫而澤周寧舍兄弟之折居者而民以養賢復老弱之流庸者而難以實和氣潛通運歲大穰廷內開閣以爲余滿余既埋尼片置於此貽來而引襄陽署牧之具爲余結君美談既推益久得實其間乃刻山石鑄碑壁感之以觀永久

吉州刺史廳壁記

自江而南吉爲舊州民朋吏羣分士艱政益以近歲隨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舊而不有孫子弟以資按者侯欽而不顧法州遂指舊御史中丞張公壁刺鑄雲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觀來賜以金紫弗吝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禁如然視青吏青吏弗

如慶召詰其官皆睦然如聲登進其民皆肅然而被公寢昭良久於是大漸其典與之開之以脩省簡便鑄之以勸謹練客凡事從宜與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用錄兩之裁無所吝垂裕斯惠軍民得勵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拜燕喜而教至於無事百姓狀老提得戴路而歌曰昔吏說詭今吏皆信公能馭之雄亦爲結路亦爲廉也細始若終優以恬首民政教今民昭昭公能撫之騷寡有恤流亡既先具污味盡開闢覆育倉倉無斗糧公來歲時積粟運梁鄧閬中庫庫無尺縷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澤海降味公松瑞蓮荷台霽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隔冀開京師天子明堂恩光遠而於其操吏將李超伏圖請額書于公壁之北壁天堂壁有記不以志善後題名氏選次末也刻東西之舊則備今用變端以首能爲政善爲後式

荊州歸事參軍廳壁記

入州門東六曹之職事所在都其任者子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喻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是年大惠一州記徵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內顧以茲爲不覆慮材鳩庸即日即工馮寬顯構相相增舊儼然華就翩然樂遷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有之事於是乎提齊群官之退食於是乎運起矣利不十不廢法其斯之謂乎歸事參軍既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履壁爲記宜異也請提筆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荊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荆山之南府堅上將豈尹視亦河豈使視楊益同巴蜀
吳越之治跡自上古爲天下敵在今爲姻戚之地置荆
南之治亦乃天下低昂也夫視之堅扶之必以拔敵之
疎運之必以輸其負介之屬員乃使之幽光也御史大
夫河東裴公尹正大觀卽使群州置使更盡收之職以
序實事得引兼務用又首介於其軍營宣明風助衆
聲導二賊墮力肺如串力心治余愛其居前是相丞
卽據而安以蒼容兼以釋邊頭既既護委縮未帖茲
止厥位厚春嚴勝於是用又立屬乎此不備不費退食
從公式治于中矣得教容思者定於永久莫若書之
白故用又索我以文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五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六

雜著

韓文公神道碑

韓文公墓誌

墓後香城寺碑

護國寺藏師碑

祭初子厚文

祭石銘

韓風

韓文公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武穆之韓而呂據使徐萬於綿遂
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刃復封魏
王孫燕孫後名南陽又縣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
帝其官有韓族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亮桓王
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官孫
叔素爲唐桂州刺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閒於先生爲王
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諸仲卿僕解先生先生講愈序
退之乳抱而於熊熊然用禮鄭氏異而應韓之七歲爲
父慶語大出長脫古學業孔子孟軻而後其父方人傳
生多似之遊俗德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身元十四
年用進士從軍宰相黃齊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油
通滑江淮入有於四門先生實師之禮爲御史十九年
關中旱飢人死相枕諸吏則取德先生列言天下根本
民急如是請寬爾民傷而免田租之敝專政有惡之行

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氏至今多以先生氏治字呼其子
孫累除國子博士不羈寵寵體而中請司東都避之
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
觀幸尚書欽手先職先生檢六典盡索之以歸謀其無
良時其出入禁譚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鄭公鎮各
為留邪將潛卒以集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適其禁
以壯朝廷斷兵署吏俟日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寧
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若是我後邪邪果
謀交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
闢職認賊淵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
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若實奏事
如州宰相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背出省復比部郎中
殿史在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還中書舍人廷議發疾
可詔與衆意議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
影藏軍討元濟出關駭外說都統引悅用命遂至偃
城密賊勢凌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頃精兵千人取元
濟度不慮察居數日李愬自大敗果行無人擒賊以獻
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為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諸將勇王
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其失得柏者先生受詞使者執筆
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使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泰
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拂骨士女眾觀傾城州縣
大體遂移典校上章極諫殿潮州刺史大官論為州縣
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公負選洞究海俗海吏陶然遂
生鮮魚鮑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計計直

祿與錢贖及露者之赦今轉刺史來州治來州如潮微
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人以
藝李漢深為顯序品聚曹潛盜不由既除兵部侍郎方
鎮反太原兵以輕利騎回遊召先生禡楊雲虎蓋靡
血直今所是是非共不足遠踪陳得失王廷湊者衣冠國
元牛翼人情望之若天抗勉先生奉詔入職閉密無事
行者既至眾召眾賊帥前抗聲數實致天子命詞辭而
從委其機情賊眾俱伏賊帥曰唯公指今乃約之出元
翼歸士大夫之資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迂
吏郎侍郎會京非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初曰朕每藉
愈公為尹官令無參卿吏不得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
優之甚重老疾稍還不攝盡歸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
丞有龍旦夕且相先生不謂固為耶失城曰送府令取
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舉去御史參奏宰相乘之兩敗
其官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領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
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先四年十二
月丙子薨諡安里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麟乳部
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陝河南蔡瑛殺叔父靈備肅
宗代宗時獨為文章官兄會亦頭名官至起居舍人會
妻之云先生以簡義服服馬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
武會同堂先發言先生授經引史考合傳記極正色
狀其所謂執政政而出又曰以其罪者必心隱色揚絳
而游之外外彈弱秦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吏有從
而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為然不計死則正其家

均食割資與人欲雖微弱侍之如賢人詠笑之愈厲未嘗一日不對客聞人或盡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實會才技毫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靡異以爲端人紳士初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可倚卓望門不敢進未嘗稍賈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矣矣夫遺命喪妻無不如孔伯言莫伏靈浮圖雪浮圖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言一無汗我夫人尚平都君孤蘭進士親謹以永命洪既已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系提紹於碑以國永久而樹以詞

韓固朝封交武之穆威全趙孤天下陸樹子孫昌昌宣惠王秦絕韓花蟻雖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慶二王其爵雖世何威桂胃系雅三祖官下按書發祥追陽漢射徑賊道荒物喪其明雖整其俗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聖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士祠危解禍羅真方素少有貌何多雅引而志不吝其施諸其施垂歷力顧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鄉年千世百前在竹帛我銘在碑嚴我永寔

韓大公墓銘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既死能令我邦所以不隨世屠滅者惟子以爲獨其年十二月丙子遂亮明年正月其孤相使奉功緒之錄雖計以三月癸酉襄河南河陽乃哭而後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微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歸仲卿先生七歲好李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然數不掩聲震衆允衆方驚燦而萃排之衆危辭顯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鞭之心抗鞭之推端友作者毀邪聲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約古涵今無有端涯軍軍類類不可竊技及其翻放豪曲快字凌極性發辭鏗鏘聲震耀天下然亦陳密勁助章安句適稍能之至入神出天隔呼號衆役人無以加之矣雖氏已來一人而已矣然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累皆以詠陳治事法議不隨高罪常悅佛老氏法注聖人之隄乃揭而禁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壯寒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聚八千里海上鳴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九韶之者邪吳元濟及吏兵久也無功國潤將焚泉懼陶陶先生以石照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棄讓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贈元濟王廷湊反圖牛元置於深救共計萬段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泉燥輒先生勞行元稹信於上曰韓愈可惜稹宗尚駁認無德入先生日止君之仁死且之義遂至貶謫其棄貴之賊惟行狀地乃出元稹春秋美賊徐原官權子齊以爲急病校其難助助爲宜稹鳴呼先生真古所謂大君者惟隱拜京兆尹勸禁軍帖卑羅嚴摩目之盛再爲吏部侍郎嘉年五十七贈礼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關不施然放嫺姻友舊

不自立者以待我然後不食終身妻妾卒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是以爲沈澁以船口講評故以講諸生恐不完委將以取笑請教便得許泰意歸時可爲勞勞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君追陽靈氏於前進士相增太拾遺李讓集賢校理葉宗懿次女許陳氏三女未許故曰

雖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頃青延生廟以行公望絕邪媚此四方惟聖有文衆微嚴子先生起之煥發于前廣義傍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且年按按筆書壯觀大環陸不勝極昌極後最噴噴求歸索知之悲

廬陵香城寺碑

州城南楊守曰香城基于亂大姓翟名宜弃地爲開闢池引泉日以昌大登開千天拜初寺人豐護祥靈長史承歸轉接綿連殿室晴起甚高廣然洪收路分平起之年泰發古額始爲寺焉厥後悠久僧志不專風消雨淋鼓漏蓬茅自白陟剝階幾頽遷朽樹朽幾遍翻愁鳥危千元和翔歷三傳刺史雖推廟額於前於是遂公奉命始萌歲年恭款功加不廷鄭收來茲僧於是先經之宮之門房洞塞列庫監尉危危撤撤鄭君既移建其廟辰廟作主亘公來禱六節圖象益崇樓閣自紀來勝江山助妍喜序于盛以刻于堅既序既刻光添百年

護國寺感師碑

師請永成姓劉氏河南洛陽人也幼而博學足病天下無古今無賢愚天賦於執利沒死而無悔撒然逸發不懼

過正之惑遂以弱年奮而獨知從慈師聞佛法從先師受僧律克復同學廣師誦講集其德公負八載始以初度居東都敬愛等十三載設誓護國寺十僧百費題雖挂一簣未累資然古原架構無時於公之慨言相兼謀曰將成大功資衆力若非感信僧當就龍議而違之乃相與友金羣奉饗花者之飾迎請苦師以遂懷丁面歲適來受正師以爲道作土木爲尤湛久就危山無人之境關萬衆不田之地此之助聞空殿不猶愈乎雖其慈雄才容足廟周鄰士無翁發依之身方請披隨機道達折奉者之聲散執者之迷既尊尊之尊清貧者之清聲聲益張定集茲還靡然而財賄雖然而院列軒房互映圖像曾數目目前里足下方非尊師大之使後不能加大曆五年正月五日無疾而沒其三月塔成以應祿後恩加院額僧經寺事于茲宏起千金堆衆孰不感懷我哉成於合抱九流源於滄海難推功歸美我則無愧門弟子如岳等以歲時益深流軍向盡懼成燕沒後人不知乃磨好石託我銘曰

祭柳子厚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靈窮寇游學貴華籍其慧文章秋濤端端吹過盡王風聲聲運收甲科聚閱班品青於踏踴屬目欽社公衡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取太白荔泣落紀成事兮

換華鐘貼撞一頓聲聲格山恨坐桂水愁飲簪簪群議
駭源橫參覓食荒聲遂絕鸛枕鳴呼州州命實在天賢
不必憂壽不必憂難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親
容差歸裝奈席即路江是聲容度家相嘆嗟勞惟有令
名日遠日高式勝歌詞以佐羞畧尚慶

恨石銘

恨石者蒼巖山之旁鏡朴礪癭疑然四方昔秦皇帝謀
之不藏七十萬人監焉崖崖鑿石此山言破於墳若有
遷依此任中處深別楚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恨名
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傷於溝有薪於野後墮有作
墮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雖葬木瘞瘞其害
用其人瘞而象山下細三泉窮珍寶奇力瘞財瘞聖
而前如列尊當天毒其哀神憤其凶譏成一呼九州風
從白挺刺棘指麾壙陰阻不闔千戈到鐵尸露于劫
燼燼于重疊顧無依不十年中萬葬會稽不敗其行墮
彼洋洋厥馨之長至于漢劉騷之而言中如可欲猶深
南山矧私其身以忘其人刻詞恨石燭戒千春

讓風

昨以南昌迄于建康悠悠三千厥路何長值子之喜逢
時之祥萬旌引帆月抱如張蹤蹤飛拔前戾無助嘆失
誦喻懷戴難忘今由建康抵于我家終朝之程百里之
餘翺然懸旆在難沙洲端波皎皎磨牙胡力其易
為竟優哀若曰昨非相思今非相戾奈本無心自爾而
不可尋則不當廟食於天子名書于太史既俟巫祝乃

方姓氏拔木周郊亂軍雖水胡有知無知之彼一此
能動天地其雄精誠日回霄玄相擊無延自我處凡
幾臨明尺尺其越心如縣旌曹不余感孰稱人靈雨之
好正宜今我與爾同好雨之道聰明我又與爾同道自
宜響應不俟詔耶

翰林國史院官書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六

